

養山窗螢幼蟲的女人

培養皿底層擺著白色泡水棉花，裡頭還有一隻黝黑的異形鐵甲蟲，長而節節分明，頭如食蟻獸帶著兩細小觸角、尾恰魚尾般擺動，六足平均分布在前半身，小蟲像狗一樣嗅，繞著培養皿轉。她用鑷子夾起昆蟲箱裡的扁蝸牛放至在培養皿裡，扁蝸牛緩緩攤開身體，爬行在培養皿邊緣，黑色蟲感應到扁蝸牛存在，狗奔樣到扁蝸牛後方嗅了一下。她看得認真，也確切知道接下來會發生的情形，那隻山窗螢幼蟲會舉起大顎緊嵌住扁蝸牛的柔嫩身子，接著注入消化液，然後享受她賦予牠的大餐。

不知道從甚麼時候開始，她愛上了這樣的飼養活動。

當初和丈夫討論好久才決定搬來山上溫泉鎮，可以擺脫塵囂，託仲介業者收購溫泉鎮上一塊地，請建築師還有設計師來規劃出一間有溫泉的私人建築物，錢能解決的事，就是最容易的事。從決定到完工，從打定主意到遞出辭呈，像懷胎十月，所有的進度照著計畫走。建造這仿日式建築不過就是存款的一小部分，兩人決定提早退休，靠著這些年掙來的錢到溫泉鎮養老順便沉澱，決定如果能活到九十歲，只要丈夫的公司不倒、股票分紅持續，加上每月幾萬元銀行利息和她穩健的投資手腕，她想絕對沒問題的。

當初建造這理想住家時她和丈夫還監督過幾次，後來嫌累，還是全交給專業處理，完工後，彼時他們還有各自的工作，排了幾天休假決定先入厝，丈夫的母親從基隆趕來台北，在他們上車前將裝有公雞的鐵籠子硬塞進後車廂，車子裡瀰漫著雞味還有不安的叫聲。離家好一段距離她才開口：「加油站停車一下我想上廁所。」

丈夫一向溫順，甚麼都依她，也或許她在金融體系上班，每天站在經濟的第一線上與各方男人女人搏鬥競爭，果斷力決策力都在丈夫之上的原因，總之，她丈夫慢慢打方向燈、踩下煞車漸漸靠近加油站的路側。

她下了車打開後車廂，提出鐵籠子，公雞不斷撲拍翅膀，揚起過多會讓她過敏的羽毛，將鐵籠子放置在廁所的垃圾桶旁，她進去上了廁所好幾分鐘後才出來，邊擦手邊往車子裡去。

「你要上廁所嗎？」她溫柔問丈夫。

丈夫搖搖頭，其他甚麼也沒問也沒說，兩人繼續上路。

當他們花了好幾小時到達時，她深吸了一口氣，她知道是自己選擇的，如果這幾天不能習慣，以後一定也不能習慣，真不行，早點結束也好。拿出鑰匙兩人進門，開燈，一如電腦模擬出的畫面一般，那是早就決定好的，包括壁紙、地毯、沙發、電視櫃、檯燈等。她和丈夫沒有帶過多的行李，簡單的從車子裡取出一些衣物、書籍雜誌還有食物，安放在各位置。丈夫負責打掃她負責料理，說是料理也沒很難，反正都是料理包和罐頭食品，還有山下超市買來的疏菜水果麵包，簡單弄弄就行。晚餐，她們對坐，很少這樣的時光可以安靜舒適坐下來吃頓飯，丈夫手裡翻著買來的報紙，眼睛不移開，她若有似無以膝蓋輕輕抵著丈夫的腿，各自過生活久了，要適應還是需要一點時間。

晚上她用溫厚的身子貼著丈夫，兩人窩在沙發上看電視，電視裡上演著別的人生，她的手放置在丈夫腿上，丈夫想到甚麼，去廚房逕自煮起咖啡，她自己窩在雙人沙

發上望著丈夫背影，頓時，屋內都是香苦味。

「還有時間的。」她這麼告訴自己。

結束了幾天的假期，她們又回到各自的生活，不過她打定主意要在那裡住了下來，她特別喜歡設計師幫她設計的小庭院，裡頭有條小溪是接至山上的泉水，水是活的，流速很慢，設計師刻意種植了很多水生植物，可供許多生物在此展開新生活。那幾天晚上丈夫睡得很沉，可是她卻睡不著，就算吞過醫生給她的安眠藥也是如此，她發覺夜空中好多星星沉了下來，沉澱在她家後院裡還有半空，一點一點閃爍，像她丈夫說謊時煽動的睫毛，那麼顯眼。

她工作很忙，不至於忙到沒有時間回家，但她會把多出來的時間拿去運動、拿去和姊妹淘聊天、拿去逛街血拼滿足自己、拿去和其他男人曖昧，也會拿去跟蹤丈夫。她發覺丈夫其實和她的生活沒有甚麼兩樣，也在不同女人房間裡來去，但不知道從甚麼時候開始他們就沒性生活，男人總推拖累推拖沒精神，她也反省過是不是自己問題，經過測試其他男人，她知道自己魅力依舊，只是身材比年輕時更圓潤，但還是許多人喜歡她。

每當丈夫回家時，他們總是沉默無語，以前她不要孩子，如今她想要自己的小孩，丈夫不在時至少她有個依靠有個人可以練習說話，她也知道早就過了可以生孩子的年紀，畢竟更年期都快到，到時想要孩子只能靠領養的了，她也曾認真和丈夫討論，他還是藉口，大概那個時候開始她養起了一堆怪東西。她的工作忙碌，聽人說養蛇不太需要人照顧，一兩周餵食一次，就算真的忙累忘記餵食，一兩個月沒進食的蛇也不會死亡，她決定後就去買了整套設備和一條蛇託人運送到家裡。深夜回家的丈夫看到昆蟲箱也不以為奇，只瞥了一眼就回房，她卻沉迷的丟了隻老鼠進去，看著那條蛇怎麼絞殺四處逃竄的老鼠。

她把蛇拿出來，鱗片輕觸在她的手臂上，逆著緩緩移動，蛇體擺動騷動了她，以手來回觸摸著蛇體，前後來回，像在馴服寵物更像對待愛人，她把蛇擁在懷裡任牠移動，她帶著蛇一同進房，舒適並躺在丈夫身旁。那晚，她做了愉悅的夢，本以為更年期到，卻又因經期再度來臨而結束，她對懷孕又燃起一絲希望，不過隔天起床後遍尋不著那條失蹤的蛇。

她沒敢跟丈夫說蛇的事，丈夫也沒發覺。

平常她和丈夫鮮少說話，一個家就像旅館，除此之外每周會有固定來打掃的婦人，但是他們還是維持家的樣子，偶爾某餐還是會坐在同張餐桌上用餐，機會不常，因為兩人能坐下來好好吃頓飯的時間也不多。通常她會買好外燴，回家熱熱就能吃，之前一兩周就訂好約會像開會，兩人面對面吃，背景是音樂，桌上有紅酒，雖然她期待晚餐之後丈夫能像年輕時一樣溫柔對待她，可是，他們還是背對背睡著，丈夫刻意在彼此之間築起一條溝，她跨不過去。

一次她排了行程，約丈夫到日月潭，先高鐵後計程車，她討厭等車轉車的時間，丈夫安靜看著外頭，她記得很清楚那一天到日月潭已經近黃昏，湖面是橙黃，像散碎一地的蛋，計程車繞著坡一圈圈而上，最後停在高級飯店門口前，服務生取過行李，帶領他們 CHECK IN，還有領他們進房。

「要不要走走？」在房內她面對玻璃窗外的湖光山色隨口問著。

丈夫說好，讓她嚇了一跳，原本不認為他有這個興致，以為他會取出筆記型電腦繼續工作，丈夫的工作可以無限延伸，在家裡在餐廳在旅遊，她也懷疑丈夫在那些女人面前是不是真的也那麼忙？還是只在她面前，只要忙，就可以盯著電腦螢幕盯著手機，也就可以避開她的眼神和話題。

他們像一般夫妻手牽著手，她特地穿了白色洋裝搭配丈夫的白色休閒風，順著山路而下，丈夫溫柔牽著她的手，像剛戀愛模樣，踩著小步伐蹬到白色教堂外，她想起兩人在美國讀書戀愛進而在教堂裡完婚，她突然想問問身邊的丈夫還愛她嗎？微起的唇最後還是任它閉上，不開啓那扇門或許就不用去面對那些問題，而且情況還不算太糟，她這麼安慰自己。遠方潭水上許多觀光遊艇來去，他們只是沿著木造的小步道前進，晚空將湖水也染夜。

丈夫似乎對那次的旅程很滿意，她找了時間把秘書替她查好的資料像簡報一樣報告給丈夫聽，建議或許可以提早退休，去那邊居住，秘書幫她圈選幾個地點，好比南投市區、埔里鎮上、中興新村，還有日月潭，丈夫看著資料說要再考慮像是興趣缺缺，隔了幾天，同張床上的丈夫卻肯定說著：「不如去廬山吧！有山有溫泉，溫泉對養生很好。」

她搞不懂為什麼非得搬到那麼遠的山上去不可，難道不能在近郊區的地帶就好嗎？至少生活機能不會差到哪裡去。丈夫溫柔說著：「既然是要過退休生活當然要清閒一點，到山上才真的有退休的感覺。」

這個理由無法說服她，但她知道如果丈夫同意了，那麼他們可以有好多時間可以生活在一起，至少把家弄得像家，而不是像鬼屋。那段時間她和丈夫工作還是忙碌，偶爾她會想到家中失蹤的那條蛇，不知道牠到底過得如何？是藏在家裡的某處？還是逃出去了？抑或死了？她繞到寵物店又去買了兩隻小倉鼠，回到家打開籠子任牠們逃竄出來。晚上睡覺時丈夫問她有沒有聽到吱吱聲，她聳耳聽著，甚麼都沒有，不過很高興丈夫難得主動開口跟她說話。

從丈夫同意退休後，她找了仲介業者來家裡，丈夫說出自己的要求，比如要有溫泉要日式建築要遠離人潮，地要大能種花種樹種菜更好一點，甚至玩笑說著這樣埋屍體才不會有人發現，她的要求簡單一點如果沒有現成屋子有地也可以。接下來便交給仲介處理，看過一些資料大多是山坡地又前不著村後不著店，最後仲介業者說到有間民宿考慮出售就是價錢高了點，她和丈夫看看，價錢其實比想像中划算，只是需要把原本的民宿打掉再請建築師規劃出丈夫想像中家的未來藍圖，很快就簽了約，也找了建築師，一切按照計劃。

她的工作依舊，丈夫也是，兩人在不同時間出門也在不同時段返家，她偶爾會去翻找那條蛇到底藏身何處，也問過打掃的婦人有沒有發覺家中有甚麼不一樣的地方，結果都一樣，最後連那兩隻倉鼠都不見，所以她又在早餐時無意的將起司片落到桌下，反正沒被咬走的就會被掃地的婦人掃掉。

她在公司的工作不簡單也不麻煩，通常下屬會將資料整理好她負責的只是決策，決策錯誤會讓公司面臨一場不小的損失，這個工作在她年輕時常讓自己緊張到經期不順，好幾次都因為經期未到以為自己懷孕，而使自己更加緊張。而最近她深覺更年期似乎近了，經期延緩時間越來越久，但她還是抱著一絲懷孕的希望，就算再怎麼高齡再怎麼危

險她都想試一試身為女人的特權，更何況她母親也是到了五十幾歲仍懷著最小的弟弟邊工作。

下班之前她的 MSN 傳來訊息，「這麼晚還在加班啊？等會要不要去喝一杯？」，螢幕上傳來名叫做「翼」的男子的邀約。

「想約哪裡？」

「老地方，亞都麗緻的小酒館如何？」

她回了笑臉代表同意。

晚上九點還有很多員工尚在加班，她對著小鏡子照了照，補了點妝擦點口紅，蹬起高跟鞋喀喀喀的將聲音踏響，彷彿提醒著其他裝模作樣工作的人可以下戲了，有時她覺得他們挺可憐，但轉念，自己不也是這麼苦過來的？就不再這麼覺得。

她微笑點頭和部屬再見，部屬也帶著笑容點頭說：「您辛苦了！路上小心。」她知道這些都是表面工夫，像丈夫與她，有時瞥見鏡子裡反影自己跟丈夫說話的神情，自己都覺得想吐，連她都不認識鏡中說話的自己。出了夜中仍發亮的建築，彷彿暗了這層大樓，整個台北地標會消失，所以這裡以二十四小時兀自的發亮。「節約能源」這樣的口號跟它一點關係都沒有，因為怕少了這發亮的大樓，人們也會因此而迷失方向。

她搭上計程車往約定的方向走，她看著大樓，覺得它像夜中發光的生物，所有夜裡會發光的都不懷好意。

到了酒館一名看起來比她年輕好多好多的男子一人坐在吧台，瞥見她，笑著對她招呼：「吳姊，我等妳很久了呢！」像在撒嬌。

「威士忌。」她對酒保說。

「抱歉抱歉讓你等那麼久。」她雙手合十低頭對年輕男子說，在公司誰也沒見過她這麼跟誰說過話，如果有屬下看見一定會以為她在跟兒子閒聊也說不定，如果她二十歲時有個孩子，那孩子的確也該這麼大了。

「吳姊，晚上要不要……」男子在昏暗黃光底下暈著一層毛毛光圈說著。

她知道男子要的是甚麼，總是如此，拿了錢總會消失個好久，等到哪一天才又冒出來，她彷彿成為支付他零用錢的老媽子。

如今的她在山上仿日式屋子裡觀察培養皿裡的山窗螢幼蟲咬住扁蝸牛之後注入消化液，她仔細看著扁蝸牛無力再抵抗，幼蟲整條細長的身子往扁蝸牛的殼裡鑽，用力的吸吮，隔著那層薄殼，她看到竭力蠕動想鑽更深的幼蟲，讓她想到當初的年輕男子，他們到房間裡，男子溫柔伺候她，像條蟲也像條狗一樣趴伏在她的兩腿之間舔舐著，她的兩手抓住男子的頭一邊抵抗著說不要，一邊又用力的希望男子可以更深一點，彷彿要將他的頭塞入自己的縫中。她知道丈夫這個時間已睡，她邊想邊將手指移往胸部接著腹部然後更下又再深入，她邊看著山窗螢幼蟲吃食模樣邊以手指探入自己體內，最後，山窗螢幼蟲似乎沉溺在美食中不動，而她也滿足的躺在沙發上睡著了。

和丈夫搬來山上之後，兩人的話題確確實實變多，丈夫總跟她說許多新聞事件，好比二氧化碳的過度排放造成溫室效應、全球溫室效應導致冰河融化、海洋溫度上昇形成更具威力的颶風和暴風、降雨模式的改變也導致水旱災的增加也會早成傳染病流行，丈

夫擔心的說這一切像是樺，所有的一切像骨牌，倒了一張，一切蜂擁而至。她不知道該怎麼回答丈夫，感覺那些話題離自己很遠，像是遠方有戰事或災害，對她而言只是螢幕的影像，她不會有感覺。丈夫繼續說著近年蜜蜂神秘失蹤、許多物種也面臨滅絕、森林減少天然災害增加……以前她總希望丈夫能跟她多說一點，現在她倒希望丈夫能閉上嘴休息一下，不要那麼杞人憂天，天也不會真的塌下來。

一天起床，丈夫不在家，前幾天氣象預報颱風即將來襲要大家做好防颱，空氣中飽含著風和水氣，她看著山窗螢幼蟲不斷繞著培養皿移動，她看著也焦躁起來。搬來山上後，他們鮮少和之前的朋友聯絡，其實他們也沒甚麼朋友，職場上都是敵人，連自己的屬下都可能捅你一刀，更不論是你的上司，她不以為意，因為自己也常這麼做。中午她隨意弄了點吃的，到了晚上氣象預報颱風逐漸接近台灣，她的丈夫卻失蹤了。

一個人的家，她開始擔心起丈夫，會是不小心發生甚麼意外？還是去了哪裡？她撥了電話給婆婆，電話那端聲音問著：「喂！找誰？」

「媽！是我！麗華！阿和有回去看妳嗎？」

「沒聽他說，也沒看到他的人影，是按怎嗎？」

「沒啦！阿和說要下山走走，現在還沒看到人，沒在妳那邊，我再等等看！」

她對婆婆撒了謊，丈夫甚麼也沒跟她說就不見了。又撥了電話給丈夫之前上班的科技公司，電話那頭秘書禮貌回答陳經理已經辭職一陣子，今天也沒看到他，問電話這頭的她哪裡找，她草草掛上電話也不敢說。

接著就不知道該打給誰，電話又拎在手上，最後還是不得不放下。

睡了一夜，丈夫還是沒回來，車子還停在外頭，如果是以前，兩三天彼此沒有回家兩人也不會覺得怪，但現在，他們說好要重新開始的，反正錢夠用，把一切都放下重新開始，回到過去。如果可以她還是想要一個自己的孩子，丈夫也說好，兩人又開始做愛，一個月一兩次，時間也不久，但總是個開始，她甚至幻想肚子裡有個生命正在產生。

外頭雨勢不小，她反而擔心起一些小物件，好比丈夫出門有沒有帶雨傘還是穿雨衣？是著運動鞋還是換了工作鞋？身上有沒有多帶一件外套還是只有那件運動衫？她也覺自己奇怪，應該擔心丈夫被人綁架或是出意外才對，怎麼心裡想著都是這些芝麻綠豆。她突然想到丈夫跟她說：「最近台灣還有歐美常有蜜蜂失蹤事件，引起政府高度重視。」

「蜜蜂失蹤算大事嗎？挺多就是沒蜂蜜可以吃。」她認為金融風暴才算。

「很多農作物的授粉都需要蜜蜂才能開花結果，少了蜜蜂整個農作物的產量會大減。」丈夫邊聽著古典音樂邊說。

「那為什麼蜜蜂會失蹤呢？」她盯著培養皿裡的山窗螢幼蟲，她倒是不擔心這小蟲會逃掉。

「有好幾說，有一說是手機電磁波影響、一說全球暖化，還有人說是因為蜜蜂生病或是殺蟲劑的關係，或是基因改造植物都有可能造成牠們的失蹤或死亡。」

此時的她坐在沙發上卻怎麼想不起話題最後怎麼結束的，失蹤的蜜蜂到底哪裡去了當時的她一點都不關心，現在她卻想問問丈夫故事接下來怎麼了。打開電視談話性節目霸占幾乎所有頻道，轉到哪一台都是如此，A 咖 B 咖 C 咖女星男星或明星鄰居或朋友或

其他不相關人物坐在一起，嘻嘻哈哈或哭哭啼啼製造出大和諧或大和解的戲碼，轉到某台她停下手上搖控器，女主持人問打上馬賽克的綠色衣服女人：「妳甚麼時候發現丈夫失蹤的？」

「那一天我叫我丈夫出門替我買醬油，結果明明超市就是巷口，走路不用五分鐘，就算逛一下也不用一個小時，結果隔了一個多鐘頭都沒有回來，我打他手機，他的手機放在家裡，我出門到超市去找還是沒有。我想會不會是因為沒有醬油所以他跑到其他地方買，回家等了幾個小時我丈夫還是沒有回來，晚上我去報警，警察卻跟我說要隔四十八小時之後才能算失蹤請求警方協助……」

「妳丈夫失蹤之前有甚麼異狀嗎？妳們有吵架或是不愉快嗎？」

「夫妻之間爭執難免，可是最近處得很好沒有甚麼問題，他失蹤兩年了，我到現在還是不知道他為什麼會突然失蹤？他如果是離家出走還好，我卻一直往壞處想，如果他是被綁架還是出意外呢？是不是被人撕票了還是成為無名屍？」電視中綠色衣服女人哭著。

主持人問著另一個黃襯衫的女人，她的回答也是大同小異，不過黃襯衫女人的丈夫失蹤之前是開車去保養廠之後就沒再回來，藍色裙子女人的丈夫則是說要去澆個花然後不見人影，還有還有，還有馬尾女人、短髮女人、金色高跟鞋女人的丈夫也是，那些女人的丈夫都失蹤了。

電視節目的女主持人說著：「這似乎是一種社會現象，沒有人知道那些男人為什麼失蹤為什麼要離家，他們去了哪裡？沒有人知道。他們發生了意外嗎？似乎也沒有，至少到目前為止都沒有人發現那些男人的屍體。他們的離去不帶走任何東西，至少不像計畫性的出走，沒有人……」

她關上螢幕，閉上眼，她突然忌妒起那些女人，至少她們確確實實知道自己丈夫失蹤前做了甚麼，只有她，她甚麼都不知道，在她丈夫失蹤之前他們就已經是陌生了。

現在的他與其擔心丈夫甚麼時候才會出現，不如擔心自己經期又兩個月沒來了，是壓力？更年期？還是真的如她所願有個孩子可以陪她了。她看著培養皿中的山窗螢幼蟲腹部發著螢綠亮光，正在吸引著獵物，牠卻不會知道，只要她把蓋子蓋上牠甚麼都得不到。一閃一閃的綠光持續，像是要變黃燈的號誌，似乎提醒著她的生活也即將變燈。

她躺在雙人沙發上聽著外頭雨聲和風聲，她知道，颱風就要來了，再等丈夫二十四小時吧！她對自己說著。